



# 星空下,我的童年影院

姚阿林

打小我就爱电影,当然,其中也有少许的不得已。我妈妈是市电影院的放映员,我们家就住在距放映厅不足 20 步远的影院家属小区。从小到大,我们兄妹 6 个和小区里的小伙伴们,常常就坐在影院的第一排,端着碗,边吃饭边看电影,《佐罗》即是如此这般地看了足足有 20 遍之多。

我儿时的记忆,大多与电影有关,而露天电影,也成为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,每每忆起电影,尤其是露天电影时,总会想到秸秆、米垛的香味。那时的农村,打麦场即是天然的露天电影放映场。麦场的不远处,或是成片的麦田,或是成片的玉米地,随风起伏的庄稼,荡漾着成熟的香气。往往是在收获的季节,好多生产队或村子,都会大张旗鼓地请市里的放映队来放上几场电影。

放电影这天,全村的大人和孩子们像过年一样兴奋。下午 4 点钟左右,孩子们就开始在麦场上转悠,然后飞奔回家,扛上两个长条凳占地方,生怕好位置让别人给占了。熙熙攘攘的人流,浓浓地展示了电影的巨大魅力。

我们家孩子多,我和最小的哥哥没人照看,就和放映机一起,

由妈妈随身“携带”了。那时的放映员很神气,指挥着村民们接电线、放喇叭、搭银幕……而每当银幕冉冉竖起时,我的心里都会升腾起一种莫名的兴奋。那银幕,是我梦想之舟上的白帆。

妈妈则在距银幕数米远的地方、在观众的正中间摆上一张桌子。放映机置于桌上,两三只装有胶片的铁箱子放在桌边,箱盖靠近锁扣的地方,标注着电影的片名。从铁箱里取出片子,理顺装好,然后开动马达,调试放映。就在这短短的调试时间里,整个麦场每每会欢腾起来,银幕下方,一只只欢乐的手影挥舞着,大人的、小孩的,每只手影的舞动,都蕴含着对电影的期待和喜爱。

随着妈妈的一声高喊:“开演了!”放映机旁刺眼的白炽灯瞬间熄灭,连同灯光一起熄灭的,还有咳嗽声、走动声、嬉闹声和打情骂俏声。放映机“哒哒哒”地转动起来,一束强光映射在银幕上,好人坏人粉墨登场,悲欢离合相继上演。我的童年时光置身于变幻无穷的故事中,与这令人心醉神迷的光影世界交融在一起。

我清楚地记得,有一次跟着妈妈在村子里放《铁道游击队》,

不料突然下起了小雨。电影里,游击队员们唱着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”,麦场上,雨越下越大,但放映并没有中断。放映机上盖上了塑料布,有人帮妈妈撑起了大雨伞。看电影的人少有打伞的,但没人退场。雨点“滴答”作响,与放映机的马达声诗意地相和着……银幕上下、天地之间,这场特别的电影,令我至今难忘。剧终后,人们都浑身湿透了。这部老片,其实放过很多遍了,但村里人说,放场电影不容易,不能因为一场雨,浇凉了放映员的心。此后,妈妈只要听说是这个村放电影,她一定会去。以诚感人者,人亦诚而应。

岁月沉香,记忆流淌,四十多年的光阴一纵即逝。而今,一人坐在家中,手指轻触手机,中外影片尽映眼前。品着淡淡的香茗,沉浸在扣人心弦的剧情中,儿时的梦想早已全部成真。但我还是常常感到幸运,幸运自己有许多关于电影的记忆,弥足珍贵。

不久前,我又看了一次《天堂电影院》。那是我第 N 次看了,还是让我感动,让我流泪。那久远的过去,那灿灿的星空下,就是我的天堂电影院!

立春之后,天气和人玩了个“迷藏”,寒风凛冽,气温骤降。冬末春初的天气似乎更加寒冷萧索,春意似乎仍很遥远。

寒风依旧在城市的缝隙间穿梭,带着几分不舍与倔强。春天的脚步,似乎并不像诗中所描绘的那般轻盈与欢快,它蹒跚、踉跄,时隐时现,仿佛每一步都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犹豫。

真正的复苏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需要雨水的洗礼和滋润。惊蛰的春雷隐隐,仿佛催征的鼓点;而清明,便是春天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升华,是一次庄重的化妆。

将近谷雨,春天变得稳定繁荣,散发着湿润的诗意。它濡湿在农谚上,轮回在季候里,芳菲在花草中。谷雨一过,春开始阑珊,暮春尚剩几页,多一场雨,绿便会多添一层,夏也会近一层,绿意涌动,风景皆诗。

春天是一场奔赴,征途上风尘仆仆,路遥识马力,鼓点催人进。微寒的风拂过梢头的新芽,唤醒碧波万顷;清凉的雨落在鼓胀的花蕾,点染灼灼其华。

从立春出发,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奔赴美好的春天。春天,是如此诱人,它是大自然与人类的一场双向奔赴。它既是万物复苏、生机盎然的季节,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、相互成就的见证。在这个季节里,每一朵花卉的绽放,每一片叶子的舒展,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奇妙与美好。

春天,是美梦成真的季节。它让我们相信,只要心中有梦,脚下就会有路。让我们带着季节赋予的智慧与勇气,不断追寻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## 讲故事的人

殷剑贞

有故事听的美好岁月让人怀念!那些会讲故事的人,更会随着故事留存在心上,让人温暖地一次次想起。

姥爷是个会讲故事的人。他仅读了几年小学,因为家贫,早早便跟着大人下地干农活了。为求谋生的一技之长,他选择了自学中医。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,不断实践和摸索,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大夫。他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黑木箱,装满了古代医书,一有空闲,他就拿出来反复阅读。除医学书籍外,箱子里还珍藏着一本竖排的文言体章回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。这本小说,姥爷百看不厌,有的章节甚至可以背诵下来。

小时候的夏夜,坐在杏树下,我就缠着姥爷讲故事。刘备、曹操、司马懿这些人物在姥爷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活络起来。我渐渐知道了“桃园三结义”“三顾茅庐”“三

英战吕布”“空城计”及“草船借箭”等精彩故事。姥爷甚至将故事中的细节放大,加上自己的想象,不时进行点评,分析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。讲完“三国”,姥爷被我缠磨得没法,只好又讲“大八义”或“小八义”的故事。

“喜欢故事,最好多认字,自己去看。天下的故事多了,几辈子也讲不完的。”姥爷没工夫讲故事时就这样哄我。也许,我看闲书的爱好就是从那会开始的。

姥爷家的书并不多。窗台上摆放的,也就几本《民间文学》和《故事会》。后来,姥爷又从邻居家借来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水浒传》《岳飞传》。假期中,这几本书我都从头至尾看了,有的甚至看了好几遍。因为心急火燎想知道故事的结果,只能囫圇吞枣、一目十行地看。姥爷几次批评我,建议慢点看、不懂的字要问、养成查字典的好习惯。可惜,年

幼的我很少能听进去。

故事人物里,姥爷最喜欢岳飞,最痛恨卖国贼秦桧。每次讲到“精忠报国”的故事,总会长叹岳飞的愚忠。说到秦桧的下场,就会狠狠地骂声“活该!”他还喜欢一个叫牛皋的猛将,夸他是位少见的福将。“气死兀术,笑死牛皋”的那段传奇,姥爷讲了又讲,直到后来,我都能顺着他的口气衔接好下一句了。除此,我还从姥爷口中听到关于刘邦、项羽争夺天下的传奇故事;知道了韩信、萧何、张良等这些历史人物及相关的成语典故。

上了初中,有位聪慧的莲同学让我至今难忘。从她那儿,我第一次听说了曹雪芹的名著《红楼梦》,知道宝玉、黛玉、宝钗等有趣的人物,他们的年龄和当时的我们相仿。我几次求她借书给我看几天,她说这是禁书,自己还是躲在柴禾房里陆续看完的。她离家远,是住

校生,我就找借口不回家,和她挤在一个被窝里,为的是下了晚自习能听她讲《红楼梦》。怕影响宿舍的同学睡觉,我俩用被子蒙盖住脑袋,她给我讲大观园的小姐和丫头们的趣事。我特佩服她的口才和记忆,能把《红楼梦》中的日常情景讲出趣味和画面感。

长大以后回想,懵懂的童年中,有姥爷的精彩故事陪伴;青春少年时,有莲同学的文学启蒙,使我体味到书籍和文字带来的那种内心的愉悦和神奇,这些影响着我爱上了闲书,丰富想象的同时,也无形中灌输给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可惜,那会买不起更多的书,在农村也没有图书馆去借!

万物随风去,故事心中留。姥爷已经离世多年,同学自初中毕业分别,再没见过面,但他们讲过的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及讲故事的神态、表情,至今还历历在目。